

民國戲劇文化叢談

孫萍◎主編

— 民國戲劇文化研究叢書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民国戏剧文化丛谈

孙萍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戏剧文化丛谈 / 孙萍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300-22103-8

I. ①民… II. ①孙… III. ①中国戏剧-戏剧史-研究-民国
IV. ①J8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800 号

民国戏剧文化丛谈

孙萍 主编

Minguo Xiju Wenhua Congt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 × 215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0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成果受到“2014 年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资助

编委会

顾 问 钮 骠 王政尧

主 编 孙 萍

副主编 张一帆 江 棘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政尧 江 棘 孙 萍

张一帆 钮 骠 姜斯轶

序

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力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成立了国剧研究中心，开展相应的系列研究，成果也在陆续推出，很是引起社会的注目。其同仁最近又编了一部《民国戏剧文化丛谈》，邀我作序。

翻一翻，原来是将本校教师和校外同仁已发表的研究民国戏剧的论文结集出版，内容涵盖了民国时期戏剧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对京剧名家的谈往追忆、对表演绝活的品评总结、对戏曲经典的眷顾回味、对梨园旧迹的爬梳考证、对戏剧范畴的辨析讨论，以及其他种种。因为现在较少看到这么集中议论民国戏剧的著作了，我于是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

吴小如先生说当年看叶盛章的戏，文戏如何，武戏啥样，丑戏怎的，新戏咋的，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是过去坐园子品戏文人的惯常笔法，读之别有情致。今天我们还能对哪个京剧演员如此品头论足、满嘴余香地议论他的戏路和绝活呢？读来真是恍若隔世。钮骠先生说萧长华丑角艺术、说丑角戏的文字，类似明日黄花般的梦

艺，更使我们哀叹今日京剧丑行的式微，钮骠先生本人也成为丑行功夫的硕果仅存了。其他文章里议论到的程长庚、谭鑫培、陈德霖、金少山、梅兰芳、裘盛戎，一直到前门外的老戏园子、京都梨园戏神、京剧唱片的灌制，还包括日本歌舞伎访华，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戏剧文化的珍贵内容。对这些内容的表述，过去常见为“掌故”类文字，今天少见了。“国剧研究中心”将其视为珍宝，也确系物有所值。但是，民国的文化生态业已发生改变，因而又有京剧和梅兰芳的走出国门、走向东西方世界，于是集子里也留下了这类言说。我所高兴的是，这里面还有着更年轻一代学人的观察和思考，他们的视角和方法已经打破了既有思维，向学界发出了新的声音。

民国在国学和国剧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对国学来说，旧学转型，新学盛开，一代典章由此奠基。对国剧来说，则出现了传统生态中的戏曲最后繁盛期，它的光环直接辐射了戏曲的昨天和今天，甚至还影响未来。所以，对那一时期戏剧生态的研究，就不仅是民国史料的爬梳，更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认识价值在了。

究竟如何？请试读之。

廖奔

于北京马圈

2015年7月28日

目 录

- 我所看过的叶盛章的戏 吴小如/ 1
- 传播戏曲文化当力求规范、准确
——读《旧墨六记》，忆梨园旧迹，兼与方继孝同志商榷
吴小如/ 11
- 近代戏曲文学中的喜剧佳构
——且说京剧《连升店》 钮 骠/ 17
- 京剧“红楼戏”摭遗
——致吴小如先生的公开信 钮 骠/ 30
- 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 钮 骠/ 37
- 桃李于今密似云
——萧长华先生教学生活略述 钮 骠/ 69
- 艺能已是醇如酒
——萧长华先生表演艺术略述 钮 骠/ 83
- 辛亥革命前后京沪戏剧人的变化与隆裕懿旨辨 王政尧/ 89
- 《车王府曲本》的流失与鄂公府本事考 王政尧/ 101
- 小说大家还珠楼主也是一位剧作家 穆凡中/ 125
- 梅兰芳先生书画艺术追求的三重境界 孙 萍/ 151
- 京剧申遗成功九思 孙 萍/ 154
-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前言 孙 萍/ 164

墙内梅兰墙外芳

- 公共外交视野下的梅兰芳访美研究 孙 萍/169
- 现代曲学昌明的“蝴蝶效应” 张一帆/183
- 京剧唱腔艺术欣赏管窥 张一帆/196
- 梅兰芳的理论自觉 张一帆/203
- 1913—2003年研究梅兰芳之成果综述 张一帆/211
- 梅兰芳三种类型新编剧目艺术述评 张一帆/227
- 1919、1928：对日公演中的“京昆之辩”与戏曲
“传统”的认知嬗变 江 棘/255
- 以剧为史：《新村正》、《过渡》与近代戏剧启蒙二十年
江 棘/281

行动着的空间

- 谈前门外戏园子在“京味文化”历史中的
空间参与与实践 江 棘/300
- 《清明前后》的再发现：一出“非戏剧性”政治戏剧的
文本形成 江 棘/323
- 民国时期的两次歌舞伎演员访华 姜斯轶/339
- 特殊的戏神
——1949年之前北京梨园界“九皇”信仰浅探
姜斯轶/350
- 拟古之手段，全新之交流
——第一首日本歌舞伎中文唱词创作浅析 姜斯轶/362
- 日本传统戏剧中的杨贵妃略述 姜斯轶/376
- 蓓开公司（90000、91000系列）灌音发行始末考 张洪涛/390
- 编后记 孙 萍/445

我所看过的叶盛章的戏^①

吴小如 口述

张一帆 姜斯轶 记录、整理

当年富连成的叶氏昆仲里，我与大爷龙章、二爷荫章素未谋面，和盛兰、盛长私交甚深，至于三爷盛章，只在后台有一面之缘，略谈过几句话，说不上有什么交情，然而我却以看过盛章的戏为最多。

我起始看富连成的戏，是1932年刚从哈尔滨到北平时，先父的朋友刘克昌先生买了富社在哈尔飞戏院的夜场票，因临时有事，便将票给了我，让我独自看戏。当天的戏码，开场是江世升、杨世群的《花蝴蝶》（带水擒），随后便是叶盛章、孙盛武、刘盛莲所演《双怕婆》。第三出是叶盛兰、陈盛荪、张盛馥的《孝感天》，是出唱工戏。大轴是《洞庭湖》，自《金兰会》（《火烧王佐》）起演到《水擒杨么》。《金兰会》之王佐是李盛藻之兄李盛荫扮演，岳飞原定是盛藻扮演，因其害

^① 本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编《玉振金昇——纪念人民艺术家叶盛章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专刊。

病换成沈富贵。扮杨么的是骆连翔，戴翎子扎硬靠由三张桌子翻台蛮一跃而下，功夫极硬。整台戏码足以应甚高规格的堂会，即便是《双怕婆》一出小戏，也令我开心之极。叶盛章所演“大板凳”色厉内荏之相，孙盛武的“小板凳”机智隽永之态，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怕老婆的人受罚，一身背条凳，一头顶小凳，走在路上遇见，互一拱手——“大板凳请！”“小板凳请！”这路“三小”（编者按：小旦、小生、小丑）戏，当时看来过瘾极了。

这场戏过后，使我对富连成发生兴趣，于是克昌先生于某一天下午又携我到广和楼去看了一场日间戏。这一次进场有些晚，实际只看了三出戏，即《法门寺》带大审，刘瑾是裘盛戎扮演，赵廉是胡盛岩扮演，宋巧姣是陈盛荪扮演，前部贾桂似乎是高富权（七岁丑）扮演。而从《大审》起，贾桂改由孙盛武扮演。压轴是后部《双铃记》即《马思远》，大轴是杨盛春的《拿高登》。这天的《马思远》是接着前一天《海慧寺》演下来的，只有“法场”的贾明那一次不知谁扮，其他角色十分硬整：刘盛莲的赵玉儿，许盛奎的马思远（许前部扮王龙江），萧盛萱的甘子迁，沈富贵的满刑部，刘盛通的汉刑部，叶盛章的毛师爷。这一堂角色，若干年后，由毛世来接替了早逝的刘盛莲，贾明一角则由孙盛武、叶盛章相继担任，其他演员一直保持了很久。

盛章在《海慧寺》里扮贾明有绝活。贾明和赵玉儿在王龙江家里偷情，王龙江回家，赵玉儿情急把贾明扣在缸下，盛章便在缸下走矮子，只见台上那缸悄悄溜到下场门，又偷溜回原位，虽不露面做戏，贾明眼见事败焦躁惶恐之态毕现。《马思远》里的毛师爷，盛章演来也有意味：马思远向毛师爷行贿求赢官司，官司没打赢，马揪住毛师爷欲索回贿赂，毛言

道：“现如今案子已经过了部（转到刑部），银子也跟着‘过了部’了。”那副刀笔师爷油滑无赖的神态语气活灵活现。

再看富社的戏，是1932年冬天某个星期六，在华乐园的夜场。开场是朱盛富的《青龙棍》，第二出就是盛章与孙盛文的《祥梅寺》，再往后是刘盛莲、孙盛武的《浣花溪》。大轴是《借东风》，由《群英会》起，唱到《华容道》之前。李盛藻前鲁肃后孔明，贯盛习的前孔明后鲁肃，叶盛兰的周瑜，裘盛戎的黄盖，贯盛吉的蒋干，裘世戎的曹操（后部易人，不悉为谁扮），沈富贵的赵云。散戏时已过凌晨一点。

盛章在《祥梅寺》里所演的了空和尚，是由王长林嫡传。这出戏王长林、钱金福常演，我没有赶上；后来王福山、钱宝森也演。盛章早年时常演这出戏，后来基本不动了。张伯驹先生曾据盛章早年的《祥梅寺》批评他只凭“外功”而不及王长林有“内功”，病于过火。而我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祥梅寺》是一出“火候戏”，演员的火候会随年龄增长而日深。1932年时的叶盛章年方二十，着袈裟在台上演烧香、拜佛、敲钟、打鼓时，所用都是大身段，毫不偷懒，以火候论确不及当年的王长林老辣，但假如他活到王长林那般年纪，再动这类戏，自然会收敛。我也曾见过王福山、钱宝森演这出戏，彼时两人年岁都长，在台上只能“比画”了，但一招一式还十分清楚。

自此我为常看戏，也想了些办法。开始是向家里伸手要钱，1935年到了育英中学，学费一期二十五元，但考取第一名可全免，第二名免二十元，往后依次减免，到第五名免五元，五名以后则交足额。我头一回考了第一，又一期考了第二，落了四十五元闲钱，基本都用来观看戏。那时富连成一张戏票三角五分到四角挂零不等，其余科班戏价大抵如此，大班名

角的票价则要贵许多，于是每有空闲，多是白天看富社等科班戏，晚上看大班戏。彼时富连成正是盛章挑梁，他的各类戏我着实看了不少，有些文戏，乃至玩笑小戏之类，竟是早年一露之后再也很少动的了。

盛章赖以成名的，自然是武丑戏。比如他演蒋平的戏，我看过两出，一出是《铜网阵》，到蒋平捞印；另一出是《黑狼山》，武生贴演这出戏叫《卧虎沟》，盛章演就加《蒋平闹舟》。萧盛萱演个叫李平山的幕客，跟东家的娘子在船上私通，但有两个水贼密谋要劫财害命，蒋平又要救他，又鄙视他的为人，于是故意破坏李的好事，还把他衣服扒了，轰下船去，最终这人还是没逃过水贼劫杀。盛章在这出戏里还唱一段快板，唱工不是他所长。这算盛章的一出歇工戏。

另有一出《黄一刀》，又叫《姚刚发配》，盛章有时跟袁世海一起唱，袁世海的姚刚，盛章的黄一刀。袁拜师郝寿臣，得真传的就是这出戏。黄一刀是个卖猪肉的，有些像《水浒传》里的郑屠，仗势欺人，无论买肉多少，只此一刀。姚刚发配湖北路过此地，知道黄一刀是个恶霸，故意挑衅较劲，最后开打，把黄一刀杀了。当时富社上下花脸都学侯喜瑞，侯单单不唱这出《黄一刀》，因为戏里黄一刀卖猪肉，侯持奉清真教，故从不动这戏。袁世海学来，就常贴演。

盛章演棕帽戏，改自《彭公案》的我看过两出。一出是《溪皇庄》，盛章演“花驴贾亮”；另一出是《九龙杯》，盛章的杨香武，这些都是正工武丑戏。还有朱光祖，实际上“八大拿”每一出都有朱光祖，但盛章从不演配角，只用《连环套·盗钩》作大轴。有时他也演《霸王庄》里的朱光祖，因为侯喜瑞曾与杨小楼合演此戏，杨小楼的黄天霸，侯喜瑞的黄隆基，傅小山的朱光祖，所以盛章也演此戏。

又有勾脸的武丑戏，比如从小说改编的《宏碧缘》，里头有出《刺巴杰》，盛章演开店的胡理。还有三出时迁的戏：《大名府》、《雁翎甲》，最累的是《巧连环》。三十年代中期富连成有一度不景气，盛章跟盛兰兄弟合作，盛兰前头唱《翠屏山》，后头盛章接《巧连环》。这出戏我看的次数最多。那时《巧连环》底下演《偷鸡》，有些演员在《翠屏山》后面接《盗王坟》，再接《巧连环》，实际上《盗王坟》是单独的一出戏。水浒戏我见过盛章所演的，尚有一出《生辰纲》，盛章扮白日鼠白胜，脸谱和时迁很接近。董盛村演“三阮”弟兄其中一个，劫得生辰纲后跟盛章两人抬一大元宝走过场，把元宝抛向空中，两人接住再走矮子下，颇为有趣。

勾脸戏还有《打瓜园》，里面的老汉陶洪是个残疾人，难度在于要一直保持勾手、驼背、瘸腿的样子，无论开打如何火爆，最后都要归到这个状态。当初给盛章配花脸的，如《黄一刀》这样的戏，有时是韩盛信，但《打瓜园》的郑子明必是高盛虹，武旦常是阎世善。盛章如贴《三岔口》，焦赞一般也是高盛虹，演刘利华老婆的武旦，我也见过阎世善的。过去《三岔口》即使是焦赞和那武旦之间，也有不少戏，如今都不见了。

《三岔口》也曾是勾脸戏。盛章演开黑店的刘利华，勾歪脸，如今的刘利华已经变成素脸，成了义士。我就有个问题：为什么刘利华不能是坏人，非得是好人呢？刘利华这名字，其实是“琉璃滑”，意谓此人奸诈，像琉璃瓦一样滑不溜秋。从前《三岔口》任堂惠与刘利华“斗狠”，一出戏能演到一小时，至少也要四十五分钟，现在剧情改成“误会”，顶多不到半小时，真是有些“岂有此理”。这出戏过去的开打，有个演变过程：最初的演法是任堂惠蹬椅而后上桌，表示上了房，刘

利华踩椅子也欲上房，将上未上之际，任堂惠出手一瓦打在刘利华头上，刘伸手捂头，手中暗藏“鲜血”流下，表示被瓦打伤。后面给刘利华安排了好些身段，还打旋子，演受伤后疼痛难忍。这种演法难度颇大，任堂惠出手的准头力度都不好拿捏，出手太狠，易真打坏演员，投掷不中更影响效果，又兼盛章年龄渐增，便改投掷为当头拍瓦：任堂惠与刘利华之间隔张桌子，表示二人都在房上，隔着房脊互望，此左彼右，此右彼左，终于一眼相对，任堂惠当头一瓦拍在刘利华顶门，瓦片粉碎，将刘利华打下房来。我看盛章勾歪脸的《三岔口》，单在京津两地，就有跟苏富恩、杨盛春、黄元庆、李少春四种不同版本，在上海跟盖叫天合演我没有看过。大概到与黄元庆合演时，就换成了隔房脊拍瓦的演法。

盛章演《三岔口》常有意加些特别的笑料。比如任堂惠要水喝，刘利华转身作拧自来水龙头状，嘴里配出水声，末了还往碗里吐口痰。任堂惠嫌水不洁净，刘利华辩称碗里漂的是“奶皮子”。他又有绝活，纯用上臂力量把自己挂在桌子上，两手比画模仿打麻将牌，而一直保持身体悬空。后来张春华对我说，这种演法放在戏里显得不伦不类，于是他不作此处理。我倒认为，学打麻将固然是开玩笑，但是很见功夫，保留也未尝不可。

1951年我到北京，盛章和李少春在华乐贴演《三岔口》，我预备请家父来看，就从“案目”（上海称之为“黄牛”）手里买了两张“飞票”，价钱比票面高一倍，实际等于买了四张，打电话却找不到我父亲，只好一个人看了这场戏。也亏得看了这场，打那以后，这出戏就改得面目全非了。

以上这些盛章常贴演的戏，不少得自王长林实授，如《巧连环》、《雁翎甲》、《打瓜园》、《连环套》、《祥梅寺》等，

另有一出武生武丑“两门抱”的《五人义》，盛章也得王长林亲传。这出戏我看的次数极多，主要是因我有个舅舅最爱看《五人义》，只要贴演，他都必买票。富社贴此戏，连当时还是小孩的江世升演他都要看，更不必说盛章了。这出戏武生演周文元，我看过杨小楼的，看过李万春的，武丑贴演我只看过盛章。为杨小楼配颜佩韦的是刘砚亭，配地葫芦的是王福山；为盛章配颜佩韦的是宋富亭，地葫芦是李盛佐。杨小楼演此戏扮相与别不同，头上戴个牙刷样的东西，据说跟周文元从事的职业有关，衣裳带点粉红色，是个很新的扮相；李万春演此戏，头上也有那个牙刷似的装饰；盛章则是白布短打的老式扮相。杨老板此戏精彩之处在于，他身材高大，但跟刘砚亭的颜佩韦同台时总是矮相，凸显颜佩韦形象的伟岸，王福山个子也不矮，但周文元追赶地葫芦一场，杨小楼总显得比王福山高一块，对形象把握之准，已臻妙境。盛章也是如此，他与李盛佐身高仿佛，但高矮相的掌握也很精当。见官一场有大段念白，后头与地葫芦开打，都很精彩。五十年代曾有一种论调，说无戏可演，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五人义》可以重排。

富连成后期，盛章还编过一些新戏，质量参差不齐。像头二本《藏珍楼》、《徐良出世》之类，还算不错，《酒丐》便不太成功，最没道理的是《白泰官》，可说是盛章的一个败笔。

至于盛章的文戏，我也看过不少。他的丑婆子戏我一出都没见过，其余的文戏，在富社有分工，有些归孙盛武，如《打樱桃》、《浣花溪》、《变羊记》一类，有些归萧盛萱，还有些归贯盛吉，总是适合某人的路子，便归某人演出。由此可见富连成培养的丑角，绝不千篇一律。“连”字以上的丑角，我只见过一位高连峰，但他不是唱正角的。往下“富”、

“盛”、“世”的丑角我都见过，比如富字辈最有名的马富禄和茹富蕙相比，茹富蕙就儒雅，细论起来，除了嗓子不如马富禄，各方面都较马富禄略高一筹。但若演《连升店》一类的戏或《送亲演礼》、《探亲家》等婆子戏，茹富蕙就显得过于儒雅，比不上马富禄有市井气。

盛章的文戏我看过《打沙锅》。这出戏我印象不深，丑角很多，他当年演谁已记不清了。还有一出《教歌》，又名《花子教歌》，是昆曲小戏，演下来不到半个小时，盛章演乞丐阿大，许盛奎演乞丐阿二。许盛奎实是富社丑角中的“怪杰”，身材狼狽臃肿，一副颞预呆傻模样，嗓音不佳，身段也欠灵活，却极擅一些特殊角色，常给盛章配戏，如《巧连环》之草鸡大王、《黄一刀》之站柜伙计、《小过年》之曹老西，尤其是这出《教歌》的乞丐阿二，与盛章一精一憨、一巧一拙，的确是绝配。盛章演乞丐阿大，有背负花子棍、双手搭于棍上走矮子、学街头耍猴诸般形象的表演，许盛奎则以胖大身材，借一条凳演“张生跳粉墙”，实能令人喷饭。

他们两人另有一出别具特色之《大小骗》。盛奎演貌似蠢厚之大骗，盛章演状若狡黠之小骗。二骗用包好的砖头骗他人银子，小骗又哄着大骗与他换了银子包，满以为以少得多，不敢当街拆包观看，乃入厕偷偷查验。台上演小骗入厕，唤作“九道弯”，绕来绕去，终觅得隐蔽处拆开包袱，却是一块砖头，原来狡黠小骗终为貌似弱智的大骗所骗，惊怒之下砖头失手落入粪坑，终于一无所获。1980年，我还专为此戏请教过孙盛文、孙盛武两位先生，而今孙氏昆仲均下世多年，此戏尚有何人能演，是否失传，已不可知。

盛章还有一出《跑驴子》，得自王长林亲传，在丑角大会上演过一次。又有一出《一两漆》，也叫《龙凤配》，盛章演